



## 成长故事

## 教室里的绿植

◎陈小波

在夏天结束的时候，学生们的教室将要随着年级的变化从二楼升到三楼去了，在假期里，我常常想起我和学生们在二楼的这个教室里一起种植的绿色植物。常常想起我早晨走近教室，透过窗户看到的景象：窗明几净，讲台上修长的文竹随着学生的琅琅书声在微风中轻轻起伏。

在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后，教室里多了一些盆栽，有些是一些热心的学生把家里的盆栽搬到了教室，有些是我从自己家里带去的，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好养活的绿色植物。

春天的早晨，淅淅沥沥的雨停了，空气中还弥漫着雾气，阳光已经洒向了大地。和学生一起看落地的大书架上绿色植物的长势，种在大盆子里的橡皮树长得真快，已经和早它栽下的龟背竹争夺空间了，有超越之势。悬吊着的绿萝开始编织它绿色的丝绦，如织一帘清远的幽梦。再看青花瓷盆里的辣椒苗，每一片叶片都朝上，吸收着阳光雨露。

我发现自从教室里多了这些绿色的植物后，这个教室似乎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和变化。

在当班主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为教室卫生的维护头疼。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去教室上课，发现教室里地面一片狼藉，前面灰蒙蒙的，黑板下粉笔头、碎纸屑零零星星地躺着，后面，学生课桌里的餐巾纸不知经过怎么的追逐打闹都跑出来在地上撒欢，垃圾桶旁边都是学生练眼力的时候“不小心”掉在外面的纸团。我总免不了一阵啰嗦：你们现在在垃圾堆里读书，心情如何？每个人都要有讲卫生的意识，我们需要一个整洁、有序、适合学习的环境。苦口婆心似乎不管用，每天只好要求两位卫生委员督促打扫卫生的同学在第二节课之前把教室卫生重新打扫一遍。

现在学生们在绿色植物的“催眠”下安静下来了，行动变得温文尔雅，生怕破坏了绿色植物的生长规律，打扰了它们的生活。当学生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学生们的心眸便如同树叶般舒展开来，一些美好的种子撒落在心的一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再也不用身在办公室心却在教室，唯恐有人向我告状教室卫生又被点名批评了。教室里多了几盆小型的好养的绿色植物。枝干细细的白掌，带着白斑的虎尾兰，好几株并排的石莲花，像孩子鼓着嘴伏在盆子上，我看到每一个擦黑板的学生，会拿起干净的自带抹布把讲台的尘轻轻拭去。

到了盛夏来临的时候，教室里的树和人那又是不同的光景了。半人多高的橡皮树上总会有些红色的芽，越长越长，舒展成有些棕红的绿叶。辣椒株细嫩的枝叶散开来，枝叶下面挂着几个惹人爱的绿椒。芦荟从最初的一株长成了一丛，绿意从盆子里溢出来。早晨，我一推门就看见可爱的各具形态的绿色植物迎接自己，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温和柔软了，几个学生废话连篇的时候，我不再生气了，打趣地说：“你看我每天都在种‘树’，把你们种在这块土壤里，在春天植下的这43棵小树，十年后能有几棵会长成参天大树呢？”学生是悟非悟，但很快就明白了弦外之“音”，教室里那几个学生很快都有了专注的神情，认真晨读去了。在树“理”的不断感召下，在树默默的注目礼中，那些聒噪和彷徨仿佛都消融在这丝丝清凉绿意中，我看到缕缕阳光透过窗户，也照进了学生清澈的心田。早晨，当我在一天比一天深浓的绿色中“听取书声一片”时，我的眼和心都被滋润了。

放学后，学生都走完了，我空对着绿植在夕阳下、微风中活泼的身姿，轻灵的影子，人就会有些许的陶醉。有时小小的改变，就会带来大大的惊喜。

## 大河流水 岁月掠影

◎寒石

尽管世上好多河是以地方命名的，但从自然或历史纵深角度说，无疑是河成就了这些地方。

余姚是一个地方，流经她身边的这条河，称余姚江（古时候也称舜江、舜水），简称姚江。余姚历史悠久。据考，见于文献记载的余姚自虞舜开始，先后有“舜耕历山”、“禹藏秘图”之说。余姚秦时置县，计有2200多年历史。再往前，位于境内姚江畔的河姆渡古文化遗址证明，早在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定居，繁衍生息。但是，可曾有人考证过身边这条河的历史纵深？而且，你不觉得余姚和这地方所拥有的璀璨人文渊薮正是仰仗了身边这条河？7000多年前，当河姆渡的先人们选择在四明山下的姚江畔落脚定居时，其实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姚江发源于四明山的崇山峻岭，隶属余姚大岚镇夏家岭村东的米岗头东坡是它的源头，全长106公里，流域面积2440平方公里。作为一条河，百余公里的流程和两千多平方公里的流域，实在算不上大；但是，对于一脉对人类繁衍与发展有着卓越贡献的水系，姚城的母亲河，又无愧于这个“大”字。上世纪70年代发现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更是使这条全长仅百公里的河流扬名世界，成为一条不折不扣的大河。

在走出姚城之后，百里姚江沿四明山脚向东南方向逶迤而行，于宁波市中心三江口与甬上另一条大河奉化江汇流成甬江，东流入海；在浙东沿海这片富庶的土地上，作了一趟精彩的惬意徜徉，把足迹写入大地；每一次逗留和洄折，都埋下一个惊人的伏笔。于是，我们看到，百里姚江如一条精美的玉带，把余姚、宁波两座浙东名城与四明山串起来，其间尚有梁弄、陆埠、大隐、高桥等古邑名镇，更有河姆渡古文化遗址、梁祝故里、湾头、三江口等自然文化景观点缀，犹如一串华丽的项链，把四明大地装扮得熠熠生辉。而与京杭大运河的有机衔接，不仅让姚江自身成为大运河浙东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使之有了一个面向东海的开放型出口，横亘中国南北的这条人工开凿的大动脉因之而激活。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宁波人，我对姚江的了解非常有限。居住在这个城市，天天为生计奔波，行色匆匆，极少静下心来好好看看身边这条河，乃至淡忘了水位、水色和退潮时沿岸泥涂面积的变化。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身体的一部分，它一切正常、安好，以至于被我们忽略。

三十年前，我曾与姚江有过一次亲密接触。那时我尚年少，暑期随大人坐船去湾头割猪草。湾头是姚江流临市区时一个回头望月挽出的一片土地，地处近郊。也许受姚江水滋养的缘故，湾头蔬菜长得特别好，是甬城的一大品牌，有“宁波的菜园子”之誉。

那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木桩船以一支橹为动力，在窄窄的塘河上晃悠了半天，忽然豁然开朗，进入一条大河。这是我少年时见过的最大的河，开阔程度超过了想象。那天多云偶有雨，远远望去，河面上水汽缭绕，雾茫茫一片；水无声涌动，不见它流，船在上面却能感到一种雄浑的力量。水色凝重，界于青与浑之间，让人觉得那样的水更厚重、更有内容。木桩船在这样的水面漂逐，如一片叶子轻泛。两岸散乱地排列着一些树、芦蒿和瞅不清面目的庄稼。我眼尖，不远的水岸边漂着一群细细的麻点，时聚时散，聚时水面成了张大麻饼，散时像一张大大的蛛网，一粒粒蜘蛛随波盈动。是野鸭。船靠近时，一部分野鸭惊起，扑棱棱从水面掠过，洒下一溜水线；胆大的向外侧散散，自顾自怡然嬉耍、争逐。

船缓缓前行，神情还没从怡人的野鸭嬉水图中回过神来，船头、两侧突然溅起一片白花花的银箔，大的几尺，小的有巴掌宽，在空中穿梭、乱舞，让人眼花，然后一头扎入水里，消失不见。其中有两片一头栽入船舱里，跳跃，翻腾，噼啪作响。我扑过去，把大的那片结结实实压在身下。那是一尾肥硕的胖头鱼，足有我半人长，五六斤重。

船到湾头已近傍晚，暮色下的小三江口，在一个少年眼里已经不能用河或江来界定，而是一个湖泊。这样的姚江，注定会给少年的我留下一片活色生香、抹也抹不掉的记忆。

三十年过去，无须我刻意验证什么，大家都清楚，那样生猛的姚江早已消失不见，只能留待追忆了。幸好，大河不死，姚江仍在，一切还来得及。

## 给生命一片悬崖 有所思

◎江泽涵

下一势，下一势，下一势是什么？师傅瞪着眼喝问我。我的眼珠子像药丸一样转着，可就是想不起这路拳的下一招怎么打。师傅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把目光投到了仓库外的晒场上。

我看得出师傅眼神中的失望。他不知道已经讲过多少遍，我也非常用心地学着。每一招单独练都很到位，师傅也比较满意。可是打完那一招后，就是记不起下一招，无法连贯地打完一趟。

师傅忽然唤我出去，叫我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练。我不乐意。师傅脱了我的鞋，把我扛到屋外水泥地上。两脚刚落地，我就惨叫起来。水泥地早已被烤得暑气蒸腾，稚嫩的脚底板如何承受得住？

我再打一遍，你记清楚了。师傅把我抱回屋，说，等下你舀一瓢凉水冲冲脚，然后去外面打，能连贯地打完一趟，就让你回来。

这一遍，我如往常一样认真地看着，师傅打完后把我放到晒场中央。一想到水晒干后，我的脚就要被像猪蹄一样的烤，连忙拉开架子，不料，出拳，蹬脚，收掌，划勾，虽有失平稳，却一气打完。

师傅把我抱到晒场面后的小溪潭泡脚，问我刚才脑子里在想些什么。那一刻我只想着马上离开“热锅底”，脑子使劲转着，没想到才打前一招，后一招就清晰地呈现在脑海。就这样，我光着脚在水泥地上打了五趟后，在屋内也能熟练地打起来。

那一年夏天，我十二岁，后来才渐渐明白，师傅是在我练拳时的瓶颈处为我设置了一片悬崖，利用这片悬崖来激发我的潜力。

一个月前，班长的一句话猛地提醒了我，他说大三是学生转型的一年。

是啊，考专业证书的在考证，出国留学的在准备，对于每个学生而言，这是影响今后命运的一个时间段。我不想留学，考证愿望也不强。从事文学创作是我的理想，但文字这口饭委实不好吃，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大三结束前写出一部具有轰动性的长篇，否则大四恐怕不得不去实习，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两年前构思的小说一直没有进展，写几段搁几星期，班长的一句话给了我压力，也给了我创作的灵感，有创意的情节接连闪现在脑海，我越写越流畅。这小说虽然至今不算成功，但这段经历跟少年时学拳一样，给了我前行的动力。

当主观努力用尽时，不如再给自己营造一片悬崖。客观的逆境来临时，也不必心虚，没准那就是能帮助你飞跃万里的悬崖。

总第 5708 期 投稿邮箱：essay@cnbb.com.cn